

孟子趙注

冊四

孟子卷十一

漢太常京兆趙岐註

明後學東吳金蟠訂

告子章句上

告子者告姓也。子男子之通稱也。名不害兼治。儒墨之道者嘗學於孟子而不能純徹性命之理。論語曰：子罕言命。謂性命難言也。以告子能執弟子之問，故以題篇。

告子曰：性猶杞柳也。義猶桮棬也。以人性爲仁義，猶

以杞柳爲桮棬。

告子以爲人性爲才幹，義爲成器，猶以杞柳之木爲桮棬也。杞柳，拒柳也。一曰杞，木名也。詩云：北山

有杞桮棬。桮，素也。

孟子曰。子能順杞柳之性。而以爲桮棬乎。將戕賊杞柳而後以爲桮棬也。

戕。猶殘也。春秋傳曰。戕舟發梁。所能順完杞柳。不傷其性。而成其桮棬乎。將斤斧殘賊之。乃可以爲

桮棬乎。言必殘賊也。

如將賊杞柳而以爲桮棬。則亦將戕賊人以爲仁

義與。

孟子言以人身爲仁義。邪。明豈可復殘傷其形體。乃成仁義邪。

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者。必子之言夫。

以告子轉性爲仁義者。若轉木以成器。必殘賊之。故言率人以禍仁義者。必子之言夫。蓋歎辭也。

告子曰。性猶湍水也。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

西也。

湍水也。

也。謂湍水湍縈水也。告子以喻人性。若善惡隨物而化。無本善不善之性也。

亦猶是也。

孟子
於上曰

上山皆迫於勢耳。非水之性也。人之可使為不善。非順其性也。亦妄為利欲之勢所誘迫耳。猶是水也。不言其本性。非不善也。

告子曰。生之謂性。

凡物生同類者皆同性。

孟子曰。生之謂性也。猶白之謂白與。

猶見白物皆謂之同白。無異性。

曰。然。

告子曰。然。

白羽之白也。猶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猶白玉之白。

歟。

孟子曰。其性不同。問告子。以三白之性。堅雖俱。

曰。然。

告子曰。然誠以爲同也。

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歟。

孟子言。犬之性。豈與人同所欲乎。

告子曰。食色性也。仁內也。非外也。義外也。非內也。

人之甘食悅色者。人之性也。仁由內出。義在外也。不從己身出也。

孟子曰。何以爲仁內。義外也。

孟子怪告子言也。

曰。彼長而我長之。非有長於我也。猶彼白而我白。

之從其白於外也。故謂之外也。

告子言見彼人年老長大。故我長敬之。長大者非在我者也。猶白色見於外者也。

曰異於白馬之白也。無以異於白人之白也。不識長馬之長也。無以異於長人之長歟。且謂長者義乎。長之者義乎。

孟子曰。長異於白。白馬白人。同謂之白。可也。不知敬老馬。無異於敬老人邪。且謂老者為義乎。將謂老者己也。何以為外也。

曰吾弟則愛之。秦人之弟則不愛也。是以我為悅者也。故謂之內。長楚人之長亦長。吾之長是以長為悅者也。故謂之外也。

告子曰。愛從己。則己心悅。故謂之內。所悅喜老者在外。故曰外也。

曰。耆秦人之炙。無以異於耆吾炙。夫物則亦有然者也。然則耆炙亦有外歟。

孟子曰。耆炙同等。情出於中。敬楚人之老。與敬己之老。亦同。己情性敬之。雖非己炙。同美。故曰物則有然者也。如耆炙之意。豈在外邪。言楚秦喻遠也。

孟季子問公都子曰。何以謂義內也。

季子亦以爲義外也。

曰。行吾敬。故謂之內也。

公都子曰。以敬在心而行之。故言內也。

鄉人長於伯兄一歲。則誰敬。

誰敬也。

曰敬兄。

公都子曰。

酌則誰先。

孟子曰。

曰先酌鄉人。

公都子曰。

所敬在此。所長在彼。果在外。非由內也。

季子曰。所敬者兄也。所酌者鄉人也。

公都子不能答。以告孟子。

公都子無以問

孟子曰。敬叔父乎。敬弟乎。彼將曰。敬叔父。曰。弟爲尸。則誰敬。彼將曰。敬弟子。曰。惡在其敬叔父也。彼將曰。在位故也。子亦曰。在位故也。庸敬在兄。斯須之敬。在鄉人。

孟子使公都子答季子。如此言。弟以在尸位。故敬之。鄉人以在賓位。故先酌之耳。庸。常也。常敬在兄。斯須之敬。在鄉人。

季子聞之曰。敬叔父則敬。敬弟則敬。果在外。非由內也。

隨敬所在而敬之。果在外。

公都子曰。冬日則飲湯。夏日則飲水。然則飲食亦在外也。

湯水雖異名。其得寒溫者。中心也。雖隨敬之所在。亦中心敬之。猶飲食從人所欲。豈可復謂之外也。

公都子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

公都子道告子以爲人性在化。無本善不善也。

或曰。性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是故文武興。則民

好善。幽厲興。則民好暴。

公都子曰。或人以爲可教。以善不善。亦由告子之意也。故文武聖化之起。民皆喜爲善。幽厲虐政之

起。民皆好暴亂。

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堯爲君而有象。以

瞽瞍爲父而有舜。以紂爲兄之子。且以爲君。而有

微子啓。王子比干。

公都子曰。或人者。以爲各有性。善惡不可化移。堯爲君。象爲臣。不能使之爲善。瞽瞍爲父。不能化紂。舜不能惡紂。爲君又與微子比干有兄弟之親。亦不能使其二子爲不仁。是亦各有性也矣。

今日性善。然則彼皆非歟。

公都子曰。告子之徒。其論如此。今孟子曰。人性盡善。然則彼之所言。皆爲非歟。

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

若順也。性與情相爲表裏。性善。勝情。情則從之。孝經云。此哀戚之情。情從性也。能順此情。使之善者。真所謂善也。若隨人而強作善者。非善者之善也。若爲不善者。非所受天才之罪。物動之故也。

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或相倍蓰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者也。

仁義禮智。人皆有之。其端懷之於內。非從外銷鑠我也。求存之。則可得而用之。舍縱之。則亡失之矣。故人之善惡。或相倍蓰。或至於無算者。不得相與計多少。言其絕遠也。所以惡乃至是者。不能自盡其才性也。故使有惡人。非天獨與此人。惡性其有下愚不移者也。譬若乎被疾不成之人。所謂童昏也。
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孔

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

詩大雅蒸民之篇言天生蒸民有物則有所法則人法天也民之秉彝彝常也常好美德孔子謂之知道故曰人皆有是善者也

孟子曰。富歲子弟多賴。凶歲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爾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

富歲豐年也凶歲飢饉也子弟凡人之子弟也賴善暴惡也非天降下才性與之異也以飢寒之厄陷溺其心使爲惡者也

今夫麴麥播種而耰之。其地同。樹之時又同。淳然而生。至於日至之時。皆熟矣。雖有不同。則地有肥

磽。雨露之養。人事之不齊也。

麤麥。大麥也。詩云。貽我來麤。言人性之同。如此麤麥。其不同者。人事雨澤有不足。地之有肥磽耳。磽。

薄也。

故凡同類者。舉相似也。何獨至於人而疑之。聖人與我同類者。

孟聖人亦人也。其相覺者。以心知耳。故體類與人同。故舉相似也。

故龍子曰。不知足而爲屨。我知其不爲蕢也。屨之相似。天下之足同也。

龍子。古賢人也。雖不知足大小。作屨者猶不更作蕢。蕢。草器也。以屨相似。天下之足略同故也。

口之於味。有同耆也。易牙。先得我口之所耆者也。

如使口之於味也。其性與人殊。若犬馬之與我不
同類也。則天下何耆。皆從易牙之於味也。至於味
孟天下期於易牙。是天下之口相似也。

入口之所耆者相似故皆以
易牙爲知味言口之同也

惟耳亦然。至於聲。天下期於師曠。是天下之耳相
似也。

耳亦猶口也。天下皆以
師曠爲知聲之微妙也

惟目亦然。至於子都。天下莫不知其姣也。不知子
都之姣者。無目者也。

目亦猶耳也。子都古之姣好者也。詩云。不見子都。
乃見狂且。儻無目者。乃不知子都好耳。言目之同

也。

故曰。口之於味也。有同耆焉。耳之於聲也。有同聽焉。目之於色也。有同美焉。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

言人之心性皆同也。

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

心所同者義理也。理者得道之理。聖人先得理義之要耳。理義之悅心。如芻豢之悅口。誰不同也。

孟子曰。牛山之木嘗美矣。以其郊於大國也。斧斤伐之。可以爲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潤。非無萌蘖之生焉。牛羊又從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